

## 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大唐秦王詞話 第三十八回 徐茂功定計救敬德 李元吉比禦戰尉遲

詞：綠樹陰濃夏日長，樓台倒影入池塘。水晶簾動微風起，滿架薔薇一院香。熏風解慍，雲聳奇峰。新筍成竿，榴花噴火。苔徑深幽，翠竹嬋娟留客處；池塘瀟灑，菱荷香淨納涼時。公子調冰水，沉李浮瓜；佳人雪藕絲，蔗漿茗飲。雕簷畔，燕子引雛飛；花枝間，蝶衣群曬粉。魚戲清波，只恐衝萍逢水鳥；蟬嘶高柳，也須回首顧螳螂。赤帝當權耀太虛，長空如火地如爐。呼童淨掃南樓壁，遠掛江天暮雪圖。

夏景賦興趣清新，秦王傳史書實事。

說話秦王軍回，鞏住西秦，屯下人馬。茂功奏說：「主公！如今差官回朝請旨，不知在朝內犒賞將士，也不知在演武場頒賜？」秦王道：「說得是！差唐儉回朝，奏請旨意回話！」唐儉領了令旨。不覺天色已晚。次日，高祖駕設早朝。你看柳眠禁苑春風軟，花覆宮牆曉露多。百官朝拜已畢，唐儉出班叩頭，奏道：「臣隨二殿下回朝，屯軍於演武場。差臣奏請萬歲旨意，犒賞將士，不知在朝內，不知在演武場？」高祖說：「人馬浩大，就在演武場犒賞！」唐儉領旨出朝，一騎馬到演武場，回奏秦王。秦王傳令眾總管，並隨徵軍士，整齊隊伍，伺候迎接聖駕。

且說唐高祖聚集文武，傳旨擺駕，到演武場犒賞將士：一對對掛牙牌隨鑾獬豸，一雙雙拴金鎖護衛麒麟。

擎寶扇蕪龍涎隨王校尉，掛鮫綃含雞舌近侍宮人。

懸寶劍挽雕弓虎賁勇士，執金爪擎月斧校尉新軍。

馬隊上樂聲齊鳳簫鸞管，金爐中香馥鬱麝擾蘭紛。

前列著五方旗光華似錦，密排開千桿刀皎潔如銀。

敢戰士盡妝成花拳繡腿，慣徵人齊結束鐵甲襠裙。

高祖駕幸演武場，秦王帶領眾總管，遠接入廳，金交椅坐下，秦王同眾將朝賀已畢。高祖傳旨：「取眾將花名手本，並功勞簿來看！」秦王遞上龍案。高祖展開，從頭觀看。照依功勞簿唱名，給賜金銀花緞。其餘出征大小士卒，俱受恩賞。高祖看手本內一名羅成，功勞簿上沒有功績，高祖問：「羅成是何等人？」秦王說：「羅成原係魏邦一員虎將，因初來歸順，未曾立功。其人兵韜李勣傳授，武藝習學秦瓊，曾與尉遲恭大戰一日，不分勝負。」高祖說：「宣來！」把羅成宣到駕前。高祖看羅成熊腰虎背，玉貌花顏，好一員年少之將！問羅成多少年紀？羅成奏說：「臣年一十八歲！」高祖大驚：「這等一員大將，只一十八歲！頒賜金花御酒，官封不老將軍。」羅成叩頭謝恩。高祖問：「尉遲恭何在？」秦王說：「見鎖禁囚車，在教場外伺候！」

高祖說：「擁進來！」把尉遲擁到駕前。高祖舉目觀看，口說：「這等丑形陋貌的賊，奪取千里城池，損了我親王二人，殺戮守邊將士，過犯極惡，決難輕恕！」著錦衣武士，把尉遲綁赴市曹，梟首示眾！正綁起身，秦王吩咐刀斧手：「直待我有令旨，方許開刀，不可違誤！」刀斧手應說：「得令！」只見梁建方又挑著一軸畫，跪在高祖駕前：「臣奏聖上！李勣在桃林縣盤庫，盤出這軸畫來，特進與萬歲觀看！」高祖展龍眉，舒鳳眼，一溜溜觀看。見一王子，單人獨馬，與一員文臣看城，遊玩景致。城內閃出一彪人馬，為首一員大將，追趕王子。有文臣扯住追將的紅袍，相勸不從，那追將把劍割斷紅袍，仍復追趕。將近，有一大漢蓬頭裸體，■馬單鞭救了王子。高祖問梁建方：「這王子虧了那個大漢，若無大漢解救，這王子喪於追兵之手！是哪一朝的故事？」梁建方說：「臣不知道！」高祖問：「眾文武有博覽古今的，宣一人過來！」班部中閃過徐茂功叩頭。高祖問：「茂功！你知道是哪一朝的故事？」茂功奏說：「其間事跡，臣曾經歷過來，有彌天大罪，不敢奏聞！」高祖說：「赦卿無罪，從實奏來！」茂功近前奏道：「這畫不是別朝的故事，就是萬歲當今的事情。這行河南戰地觀魏宣武陵，就是秦府殿下，領人馬出城，追趕的就是王世充手下驍將單雄信。雄信舊日在金墉，與臣有交，因殿下被追，危急之際，臣特向前扯袍相勸，意欲殿下走脫，暫解時下之災；豈料賊將不從臣勸，割袍而走，仍又追趕殿下。這榆窠園單鞭奪禦救駕的大漢，就是尉遲恭！」高祖說：「原來尉遲有這樣大功，怎麼不書記功勞簿上？朕曾有旨在先，許在邊立功折罪，緣何不早奏朕知道！」問說：「曾斬尉遲不曾？」茂功奏說：「還候聖旨，不曾下刀！」高祖說：「快傳旨意，取轉尉遲！」煞時把尉遲恭饒到駕前。高祖說：「尉遲恭！朕不知你在邊有此大功，今當盡恕前罪！」尉遲恭當駕叩頭，謝不斬之恩。

英王說：「三弟！你善使馬禦，我們如今定一計，把他榆窠園的功勞，誣做假的如何？」齊王說：「大哥！有何高見？我心中欲驅除此賊，無計可施！」英王說：「尉遲這賊，當初是別邦人，敢恃強肆勇！今日歸順我朝，就是你我臣子一般，料然不敢犯上，你當駕奏父皇，說他的功勞是假的，要與他在駕前比試馬禦三合，便見真假。雖不能刺殺他，若戰個手停，也不顯他的功勞！」齊王大喜，連忙臨駕啟奏：「父皇！尉遲恭沒有榆窠園救駕之功，二哥恐父王取斬尉遲，與謀臣計議，捏造一段情由，誣奏父皇，希圖赦宥前罪。父皇如不信，臣素善馬禦，著尉遲恭與臣在父皇駕前比試三合。若贏得臣，准其功勞；贏得不得臣，即像誣君，就行取斬，免貽後患！」高祖准奏，許令尉遲恭與齊王比禦交戰。

秦王說：「茂功！你聽我父皇沒主宰，豈不知他的梟雄？卻著他二人比試！倘尉遲陣上一時失誤，壞了齊王，尉遲也是死，又沒了我一個兄弟，如何是好？」茂功說：「不妨事！主公快吩咐尉遲，著他不可下重情。」秦王喚過尉遲吩咐：「旨意著你與齊王比試馬禦，卻不許你下重情，倘若傷犯齊王，罪合該死。這番我無計取救，只戰個手停也罷！」尉遲說：「主公！自古道，容情不戰鬥，戰鬥不容情。臨陣交鋒，臣怎麼保全得生死二字？」秦王說：「勇夫說哪裡話，不可造次！你哪隻手用得兵器熟？」尉遲說：「臣右手使得熟。」秦王喚過近侍，取過一面小金牌，拴在尉遲臂膊上，吩咐：「但交兵器之時，遵奉令旨，不許下重情！」尉遲說：「臣知道了！」連忙拴束齊整，一騎馬蹶奔陣前。那齊王金盔金甲，全副披掛，驟馬臨陣，大喝一聲：「尉遲看禦來！」

齊王舉禦，半空內，好似蛟騰；敬德禦來，人頂上，渾如蟒走。禦迎禦爆竹聲鳴，馬鬥馬嘶煙吐霧。一個雄起起就地飛來，一個氣昂昂從空刺去。八隻馬蹄龍駕霧，四條臂膊虎騰雲。戰不數合，齊王舉禦較清，望敬德當胸刺來，敬德飛仙落馬閃開。齊王又把禦刺來，敬德乘勢一手攔住，一手舉著禦，要刺齊王。猛見金牌令旨，不敢刺去，只在齊王左右掄繞。齊王想一想：「這賊雖是降唐，倘若舊性不改，一禦刺來，吾命休矣！」棄了禦，兜轉馬就走。英王說：「三弟！不要走，他決然不敢犯上！他若要刺就刺來，豈肯耽擱！分明是挾制你，哪有臣子與君比試，擅殺之理？不妨，你與他再戰，務要敗了這賊的功勞！」齊王見說，復回馬喝一聲：「拿禦來，還要與你比試高低！」敬德還了齊王的禦，兩下裡舉禦又戰。齊王掄動禦，看定敬德，劈面刺來。敬德鎧裡藏身閃過，乘勢舒手，又奪了禦。敬德舉著自己的禦，又奔齊王左右掄繞。秦王說：「茂功！起初曾吩咐敬德，這次不曾叮囑，恐勇夫性起，忘記金牌，如之奈何？」茂功說：「不妨！差一員解戰官，去解了這一陣罷！」秦王問：「誰敢去解此戰？」程咬金說：「臣去！」手執宣化斧，一騎馬跑到陣前，口稱：「奉秦王令旨，請三殿下罷戰回馬！」那敬德戰得性起，見咬金過來，丟了禦，舉起竹節鞭，望咬金打將來。咬金躲閃不及，右臂膊著了一鞭，咬金撥回馬就走。齊王說：「這賊性發了，再一鞭來，就打在我身上了！」棄禦便走。此是敬德打草驚蛇！高祖問：「誰著鞭打？」近侍官答應：「是解陣官程咬金！」高祖宣咬金到駕前問說：「你受敬德的鞭打，不傷肢體麼？」咬金說：「臣著他三鞭了！當時未降萬歲之時，臣與他交戰，著了兩鞭；今日又著他一鞭。」高祖見說大驚，問咬金：「尉遲恭武藝若何？」咬金說：「論敬德的驍雄，果然宇內一員名將！」高祖賜御酒三鍾，官毋鐵背將軍。咬金叩頭謝恩。此是咬金三鞭服敬德。

高祖宣尉遲恭近駕吩咐：「你那榆窠園功勞，果係真實。寡人本待封官，因天色已晚，不是加官進爵之時，明日早朝，封官贈職！」敬德當駕叩頭謝恩。英王出班啟奏：「父皇！尉遲恭的功勞，雖審是實，明日請父皇駕到南御園，小交兵一番，敷演榆窠奪

禦之事，與民同樂一日，以彰國家威武！」高祖問：「怎麼為小交兵？」英王說：「一般著二弟秦王看南御園，就如行河南戰地，看魏宣武陵的觀模。臣著一家將，假妝單雄信，要茂功一般來文勸，割袍斷義；要尉遲恭蓬頭赤體，剗馬單鞭，奪禦救駕！」高祖准奏，傳旨知會各營將士，大小官員。曉諭已畢，起駕回朝，散了文武不題。

且說秦王回到西府，議事堂坐下，吩咐總管軍校人等：「明日南御園小交兵，敷演榆園故事，各要小心齊整，伺候聖駕！」發放已畢，散了將士。再說英、齊二王，同回東府下馬。齊王問：「大哥！你如今著什麼人，假妝單雄信？」英王說：「有一家將，姓黃名莊，綽號立地太歲。此人武藝精熟，可以重用！」齊王說：「既有此人，如今叫來吩咐停當，明日眾月昭彰之地，不好叮囑。」英王即時喚過黃莊，參見齊王。齊王說：「黃莊！大殿下說你武藝精熟，明日要你假妝單雄信，追趕西府秦王，你會使狼牙禦麼？」黃莊說：「殿下！臣只會使大刀。」齊王說：「就是刀當了禦罷，你明日到南御園，但是朝廷吩咐的話，你順著旨意，滿口應承，心內只記著我吩咐的言語，不要失忘！如追趕秦王，就替我一刀殺死！如遇茂功文勸，也不要割袍斷義，只是追殺秦王；敬德若來救駕，身無衣甲，馬無鞍轡，替我用心殺了敬德。如了當得秦王，日後大殿下南面承尊之日，定有你的大富貴！今日吩咐了你，明日我再不言語了。」黃莊說：「臣已領計，殿下放心，再不必吩咐！」齊王起身，辭別英王出府，道：「大哥！明日南御園相會！」拈指譙樓昏鼓動，古寺暮鐘鳴。滿空明月涼如水，萬籟無聲漏正沉。

人心生一念，天地悉皆知。